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七十六  
至七十八



13
849
157





門 4 3  
號 849  
卷 15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

奏議第七

後唐李元龜末帝時為刑部郎中清泰元年上言以  
聞開成格凡貶降官本處春秋以存亡報省如沒於  
貶所有骨肉許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便與埋葬乃下  
詔曰李元龜官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憊於時雪請



特降於優恩初則以貶謫官亡歿外州乞容歸葬次則以亡歿者兒孫絕嗣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頒告諸道

周元樞爲侍御史清泰元年陳十事其行者四詔曰請再示賞罰提舉縣令事百里象雷之地一同製錦之人期在養民豈宜失職諸州觀察使刺史嚴切提撕請牢籠俊乂搜訪賢良况選部貢闈每年慎擇尙慮貞廉之士愧趨躁競之門諸道廉使更宜搜訪請斷無名率配委三司使省奏舉行請止急徵暴賦况秋夏徵科自有常限宜令官吏不得踰違

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上言五事其一臣觀陛下勤儉爲本宵旰是專日新之德繼聲時病之憂漸息事纔達聽言乃必行若有隱於聖明必貽咎於陰責器小而成難測海日下而但合傾心今欲曉諭中外臣寮載星登車端門待漏寅初開鑰日出排班中興殿庶事未通乞光降宣不坐冀視朝之制合古事君之禮得中匪懈之誠咸專未明之求外顯其二曰臣聞食其時則百骸皆理失其言而駟馬難追利便可行疎闊莫返况開闔之制出入須常且貴賤而不分恃強壯而爭進此後逐日早辰軍人百姓馬群放牧



奏議七  
令兩掖門出廣列尊卑其三云帝居皇宅法象大微  
取則皆自於上玄曠度無違於古道標正影端之語  
萬世不踰從權就便之規一時難守臣見九衢巷陌  
已是漸微兆庶街坊未止侵占陛下仁恕在念約絕  
難行且乞五鳳樓南定鼎門北禁止搭棚籬圍籠樹  
舍簷取土填街引渠穢路請指揮金吾軍巡止絕其  
四橋號天津名實帝道人臣履歷尙合兢趨牛車往  
來公然縱恣請止絕天津橋中道兩頭下關駕出卽  
開兩傍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金浮橋路來往其五  
朝廷所重名器爲先叙禮樂道尊卑明貴賤伏見禁

門之內人馬出入極多臣請凡官員除將被袋馬外  
其餘騎從並令於光政門外下馬詔曰聽政不坐禮  
儀而合使先知牧馬趨朝道路而宜令有異况民家  
占侵於御路固合條流牛車來往於天津宜須禁止  
盧損益深奉職言切爲時詳五件之封章俾四方之  
觀政除光政門外下馬一件續有處分餘並從之是  
年又上言准天成二年二月勅每年進士合有聞喜  
宴春闈宴并有司所出春闈牒用綾紙並官給臣等  
以舉人旣成名第晏席所費屬私况國用未克枉有  
勞費請依舊制不賜又准天成元年七月及四年十



奏議七  
二月勅應中外官除授不繫品秩一例宣賜告身請  
依舊制合賜外各令自出綾紙文准天成元年七月  
勅加每月十五日入閣罷五日起居臣等以中甸排  
伏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閣五日起居如舊又天  
成元年八月勅除旨授令錄皆令內殿辭謝臣等以  
令錄卑微不可內廷展謝請依舊制正衙辭謝又天  
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勅許節度使帶使相歲  
薦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二人臣惟州縣員闕  
甚少若容薦舉則每年銓選可以注擬請特行釐革  
又長興二年八月勅州縣簿尉判司差克軍巡判官

仍同一任自邇已來頗傷物論以爲不當請行止絕  
依舊令衙前選任詔曰令錄之任摠六曹之糾轄繫  
百里之慘舒惠養吾民可以親承顧問內殿辭謝可  
如舊制藩侯郡守薦人或諳公事或有裨益不可全  
阻許依天成勅帶使相藩臣歲薦三人餘二人直屬京州郡  
防禦團練一人諸色官告舉人春闕冬集綾紙聞喜  
闕晏所賜錢並仍舊官給餘並從之

劉鼎爲吏部員外郎清泰二年上疏臣見建中元年  
正月勅中外文武臣寮授官上後三日舉人自代事  
下中書如除官用人選所薦多者擬議多事已來此



道久廢今後乞復施行詔曰設官分職爲時王之敷  
恩推賢讓能乃朝臣之盛事是以詩稱伐木史載彈  
冠俾拔茅連茹之時見力行修身之道劉鼎官居雒  
省立近龍墀因貢讜言請行故事欲使子皮舉善終  
明子產之賢鮑叔讓能不掩夷吾之略兼可以致同  
心叶力表後已先人克揚文子之風免有展禽之嘆  
舉實公當便可施行情涉阿私理當比驗

許遜爲右拾遺清泰二年上疏曰臣見上封事者多  
不關時政得失或以事不合已或以位未及人但欲  
虛鼓聲名妄邀抽擢全非切當空事游詞數件之中

一無可取不惟熒惑聖聽兼屬侮慢朝綱今後請除  
兩省官合上封事者其別班除論本司公事外請准  
太和二年勅輪轉待制給事合司封奏大凡食祿之  
道本在致君不可獨善一身歸惡萬乘惜暫時之逆  
耳貽他日之痛心事切三思理實不可其切要言者  
或君上情耽酒色志好畋遊言動稍乖理須論諍職  
司其事合在諫官况陛下嗣位已來憂勤庶政鮮有  
過悞無可陳論朝廷班外之宜職在御史臺如有愆  
違御史彈糾其餘鞫獄自有法司事若有違他自論  
奏此外越局言事並望寢停詔曰上書言事諫署舊



規各有所司豈宜越局若思出於位理或侵官言匪盡忠徒欲沽於審直詞多率意實有望於指陳許遜所上封章請依近敕各司其事允叶舊章

李慎儀爲考功員外郎清泰二年上言今春已來稍愆雨澤陛下念稼穡之重深宵旰之憂倍軫聖心遍走群望盈尺則告瑞於元朔如膏則潤浹於暮春可卜豐穰動諸響應請天下凡祠宇有益於人者下本處常令修飾冀集洪休從之

子邁爲刑部郎中清泰二年上言臣忝掌刑名合論法律臣見比年已來有前州縣官或假侵官不量事體皆投匭乞官况大朝取士之門有舉有選苟有長才茂器舉選安敢滯留國家置匭之意本爲誦寃士人乞官安得造次又閭里淺識濫繇官路妄有求請不顧格律條章所司以陛下方開言路不敢是非典法是國家大經誰可析言輕議此後凡投匭上言乞官亂法者望下所繇法司勘驗可否從之

張守吉爲吏部員外郎清泰三年上封事伏覩兩道興兵所宜備慮臣恐京師天下州府所禁囚徒獄戶不完兇徒多狡或踰垣破械結黨連群或聚綠林或奔逆壘以此爲患事狀非輕臣望所禁重囚除惡逆



光火殺人外可恕者量減本罪一等斷遣兼州縣近山澤人煙濶遠處量令州縣置舖警巡以防聚集詔曰所奏除惡逾外降罪一等下大理寺詳簡疾速施行

晉梁文矩爲吏部尚書天福二年七月奏臣伏奉勅牒令參詳文武百官所進封事內宗正卿石光贊上章云伏見滎陽縣道左萬石君廟本前漢大中大夫石奮之廟德行意績備列前書乞降封崇俾光宗祖者切以萬石君濬盛德於漢朝立嚴祠於鄭圃爰開聖緒永叶昌期石光贊所上公言備章職分深爲允

當空賜施行勅漢大中大夫石奮德盛軒裳道光簡素享萬石休明之祿成一門忠孝之名彰茂實於前修契隆興於景運宗正卿石光贊特上章疏欲示封崇異表深源式昭豐祚宜贈太傅八月又奏臣看詳左捨遺任璠所進封事切見唐莊宗朝宰臣竇虛昺韋說洎歷數朝累行宥典俱遂昭雪頗是分明然則令河令豆盧昇南頓令常濤因父配流遂停官爵况曾居郎署父在朝行或以被茜袍或以紆紫綬前後十遷歲曆八奉赦書至於嘗赦不原亦得乘時被寵况竇虛昺等唐少帝之時刑部已得雪牒便可却復



舊官旋屬僞廷却除宰子旣塵墨綬須服荷衣敢望  
明朝特加殊澤切以任瑤所進封章請復竇盧昇等  
官序服色望申書商議勅竇盧昇等已經洗滌又復  
官嘗俟著政能當行甄獎

曹國珍爲吏部郎中天福三年十月隰州蒲縣令竇  
溫顏進策內一曰兵不可不戰將不可不擇每於月  
旦宜令教習楚莊立功而心懼晉文戰勝而色憂居  
安慮危古之道也此乃鴻圖永固霸業彌芳詳定官  
等以其徵引方拙未可奏聞國珍與其議以爲可行  
乃上言曰臣聞去華務實捨短從長片善不遺群材

畢錄切詢古道寃是良圖將隆講武之規宜舉訓戎  
之典故左氏春秋傳云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豐財此所以昭宣七德制服萬邦又云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此所謂聿脩戰法俾  
耀軍威又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所請每月旦教習事伏乞宣駙馬步軍都指揮使  
簡練馴閱甚爲允當望賜施行勅習戰講武歷代通  
規選士練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  
令式處分

張恕爲刑部郎中天福二年十月奏伏以革故從新



方愆於聖運赦過宥罪繼洽於君恩故澤布九天無所不及慶流萬國無所不周伏惟皇帝義布幽明化均動植改秦隋之覆轍繼周漢之昌圖上簡帝心蕩蕩方臻於壽域下符民欲熙熙將返於淳風彌寬含垢之情遐廣推恩之道臣伏見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赦書節文應爲廷貶降官未量移者與復資責授官亦與復資應徒流收管人並放還者又覩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德音節文應自創業已來降黜者並與放還枯鱗再涿朽木重芳是知弘貸之朝大舉哀矜之典所有僞楚貶降官等雖經量移盡思歸復每

望雲天之澤嘗懸若責之心特冀聖慈更加念恤未敢希復序資品且乞令放還鄉閭所冀表明代之好生遂小人之懷士臣叨司刑典獲奉赦條願廻解網之仁用廣垂衣之化從之

殷鵬爲起居郎天福二年十二月上言切聞司封格式內外文武臣寮纔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追贈父母在卽未叙未封以臣所見誠爲不可此則輕生者而重死者棄今人而錄古人其榮有何其理安在又云父母在品秩及格者卽與封其母不言其父便加邑號兼曰大君遂令妻則旁若無夫子則上若



無父豈有父則賤而母則貴夫則卑而妻則尊若謂其父未合加恩安得其母受賜若謂以子便合從貴曷得其父不先伏以父尊母卑天地之道尊無二上國家同體今母受封父無爵名教不順莫大於茲臣伏乞自今後文武臣寮父母在其父已有官爵者卽叙進資品以及格式或不任祿仕卽可授以致仕或同正官所貴得以叙封妻室卽父母俱榮孝子無不待之感閭門交映聖君覃慶賞之恩噫荷陛下孝治之風受陛下榮親之祿者靜而屈指不過數人陛下得以特議舉行編爲令式勸天下之爲善令域中之

望風自然見前代之闕文成我朝之盛典况唐明宗朝長興元年德音內一節應在朝中外臣寮父母在竝與加恩司封不行明制堅執前文儻布新恩兼合舊勅庶使事君事父嘗遵一體之規爲子爲臣不失兩全之義臣又聞司封令式內外臣寮官階及五品已上者卽封妻廕子固不分於清濁但祇言其品秩且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竝是五品贊善大夫洗馬中允奉御等亦是五品若論朝廷之委任宰相之擬掄出入之階資中外之瞻望則天壤相懸矣及其叙封乃爲一貫相沿至此其理甚非而况北省爲



陛下待從之臣南宮掌陛下彌綸之務憲臺執陛下紀綱之司首冠群寮總爲三署當職尤重責望非輕此則清列十年不遂顯榮之願彼則雜班兩任便承封廕之恩事不均平理宜改革伏乞自今後應諸司官及五品已上者卽依舊制施行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與封廕清濁旣異秩品宜異仍下所司議爲嘗式勅人子之道祿貴在於及親王者之恩事必從于尊本應内外文武臣寮父母在如子品秩及格與加恩在朝行者父與致仕官母與叙封郡邑號其外四品已上節度團練防禦使刺史父與致仕官

其餘與同正官母與叙封郡邑號如内外官父已有致仕及同正官母已曾叙封子品高者更與加進半俸續議指揮如父有職官不在此限餘並准格文處分仍編令式永嘗規

邊光範爲太府少卿天福三年三月上書曰臣聞太宗有言曰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本須得人臣竊見今之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徵立軍功或但詢官序實恐撫民寡術仰貪吏以無方以此牧民而望民安未可得也特乞除此舊詔委其能吏將祛民



病永召時和疏留中不出

李祥爲中書舍人天福三年三月上疏口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設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所以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旣逢英主未黃前蹤是敢聊舉一端輕塵四達酌其損益幸補涓埃伏觀南北兩班內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勲論伎術則罔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嘗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級仍濫私門忝榮更及於子孫祿利徒銷於府庫况今乃興戎事久困生民因無用之官察具員無闕

計有限之財力帑藏正虛若不去留空成耗蠹伏望畧加澄汰稍辨幽明則支分或減於殷憂內外庶成於通濟又觀十年已來肆赦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絲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管鑰之微人曹局簡札之小吏至於伶倫賤類灑掃庸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披於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渥澤恐遺於萬物而衣裳在筭貞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溥恩應諸道職員除主兵將較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



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將  
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則只許  
薦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諸色人並委本道量轉  
職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  
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  
惟皇帝陛下俯迴宸覽略炤愚衷勿爲小善不行勿  
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留神自  
可觸類而長宰臣奏李詳才光鳳閣志奉龍圖聰明  
有作誥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茲留意爰具上章  
乃是大綱且非小善旣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

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劉皞爲駕部員外郎知雜事天福三年三月上言曰  
藩侯郡牧仗鉞分符繫千里之慘舒行一方之威福  
自古選任須擢賢明近代統臨爲酬勲績將邦域之  
生聚展將領之人情識分者附正營私黷貨者嚴刑  
廣取諸頭剝削多贍爪牙自黃巢已來僞梁之後公  
署例皆隳壞編戶悉是凋殘或不近邊陲不屯師旅  
無城郭郡邑非控扼藩垣試任廉能且權嘗理逐年  
屬州錢物每季申省區分支解有餘罄竭供進府庫  
漸足黎庶稍蘇縱有過愆亦施懲責言雖鄙近望賜



施行疏留中不出

趙仁奇爲司天少監天福三年五月上言曰臣聞自古創業之君開基之主設官分職革故鼎新必有強名用爲公器以誘英彥皆不徒然伏見近年酬賞在京諸指揮使皆遙授刺史得非朝廷以貴其地望優其祿利乎臣以爲大輅起推輪之始濫觴成方舟之流但恐滋深不可改易非創業制命之所宜也今六軍諸衛品秩皆高不用酬勲是成虛設遂使掌禁軍者鄙昇朝之貴貪外任者無戀闕之心稍涉官邪徒費國用其六軍諸衛官員伏望委宰臣約前唐故事

依文班品第加以料錢自此後非有軍功不可輕授名器無假中外迭居豈唯正於等威抑亦省於經費時下中書行之宰臣奏云朝廷所設還衛此掌禁軍久屬從權驟難改制望令將來商議施行

趙遠少帝時爲刑部侍郎開運二年奏臣伏觀長興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勅州縣官在任日有覆推刑獄公事雪得冤獄活人性命者准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南郊赦書節文便許非時參選特與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者宜令諸道州府凡有雪活冤獄州縣官等依元勅點簡給付公憑本官自齋赴刑部投狀委



刑部據狀追取本道雪活公案參驗如事理合得元勅便仰給付優牒此蓋道弘激勸務絕罔欺在酬獎以甚優期刑殺而無濫臣詳元勅只言州縣官員所許加恩未該內外職掌臣又詳前後請給優牒人等文案若繫雪冤屈本道尋合奏開例過五年十月本人方來論請須却尋追文案勞擾公方於事難明於理未當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仁而御寓敷舜德以臨民大闡化條克修刑政旁詢闕典用整弘綱功必賞而罪必誅善者進而能者勸起今後但能雪活冤獄不限在朝職司亦乞量加旌賞應闕諸道州縣官員

雪活冤獄不虛委逐處長吏抄略諸實案節先具奏聞所付本人憑由官滿到京便於刑部投狀不得隔越年歲方可論訴功勞庶內外以皆同使期程而有守廣亭毒好生之道盡高低察獄之明者勅旨理冤申屈勞績可加內職外官課最無異苟能雪活何吝甄酬宜先錄公文直具奏聞或官滿到闕投狀無到隔年度絕濫訛用分真偽宜依仍付所司

漢盧擢爲右拾遺天福十二年轉對奏曰臣聞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仲繇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待皆以昊天所覆永報爲難今陛下信



及昆蟲孝理天下漏泉之澤儻尚拘於嘗制過際之  
限誠何慰於孝思今請應在朝内外文武臣寮亡父  
亡母並請特與追贈追封既存沒以知祭則寰區而  
荷德勅曰虛擢忠勤奉職讜直立言貢以封章舉其  
隆典詳觀弘益尤切歎嘉宜下所司並令舉奏

乾祐元年詔尚書省集議内外臣寮父在母承子蔭  
叙封追封合加大字否以聞尚書省奏議曰今詳前  
後勅條凡母皆太字存歿並同此卽是父歿母存卽  
叙封追封内加大字母歿追封亦加大字故云左歿  
並同若是父在據勅格無載爲母加大字處若母妻

近勅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則妻從夫品可以  
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子之官  
其品尚卑未得蔭妻亦不合用子蔭之限從之

麻麟乾祐元年爲水部郎中上言臣聞漢朝除史苟  
稱其職不數遷移自先朝開國已來牧守多酬勲舊  
以寵勞臣竊見晉朝除刺史或數月驟替或一歲卽  
移不惟送故迎新轉成煩擾其次廉能者未暇施政  
貪濁者轉急誅求以臣愚管望朝廷立定年限觀其  
考課以議轉遷

呂咸休爲給事中乾祐元年上言臣見前朝閩浙入



貢物色下船之後官差脚乘搬送到京臣悉諳知害民尤甚比來貢奉自是勤王差擾貧民貢之何益以臣管見凡此數處貢物並令自出脚乘不困貧民於理無爽

王易乾祐二年爲尚書左丞上言尚書省名曰中臺素稱會府列曹令式廢墜多年兩轄紀綱隳紊積歲或因貢一時之淺見破千載之通規遂俾廡宇顛乎衡門官位等乎虛器若以從禮改易應變弛張又未見國當時康家給民足禮記日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

亂患伏惟陛下守文繼統宰輔戮力致君立太平之基創無窮之業其尚書省二十四司公事望准令式積漸施行所有唐末艱難已來權立名目請皆停罷卽守官有視事之方爲吏無虛名之役

于德辰爲兵部侍郎乾祐二年上封九事其一文武兩班有年深不遷官不改服色者或遭喪闋而不追者今遇聖朝幸均渥澤其二每年貢舉人數極多登科者少伏恐淹滯賢能乞量增所放人數其三潭郎茶貨只至襄州客旅並不北來請三司差清強官於襄州自立茶務收稅買茶足以贍國其四湖南見食



嶺南鹽請置官綱於湖南立務權賣其五文武兩班  
差使出入所令部轄幹濟者聊加酬獎其六河朔緣  
邊豪俠丁壯能抵拒契丹鬪戰者官中訪聞擢用其  
七臣伏見官禁牛皮條流太重每請甲科合要皮請  
畢於地畝上配納若民間牛死損亦從許貨賣其皮  
價不得過錢五百其八昨山陵宜使一行道路人戶  
配米者未納已納並請放免其九西道行營立功將  
卒早宜賞勞不報

梁文贊爲戶部員外郎乾祐二年上言臣竊見諸道  
州府力及人戶廣置田園不勤耕稼唯爲興利以事  
未遊臣慮因循以成漸染請量爲條教以塞源流臣  
請在處官吏搜求此色戶民令出代耕錢納官以督

農務

劉濤爲中書舍人乾祐二年上言方鎮之內土俗不  
同山澤川原租賦各異任土作貢蓋便黎民臣恐天  
下稅賦上供土產各異恐於調度或未便安請勅諸  
道州府於所部之內貢賦供輸有未便特許上書論  
列以協物宜

邊歸謹初仕晉爲給事中開運三年奏臣近以宣達  
絲綸經過州縣切見使臣於券料外別要供侍以紊



紀綱亂索人驢自遁行李挾命爲勢凌下作威或副  
應稍遲卽便恣行打棒旣遭屈辱寧免怨嗟天聽未  
聞無處披訴伏乞潛令察訪兼便明降指揮官吏祇  
供亦須精細使臣取索嚴示戒懲庶息煩苛漸期開  
泰者勅遣歸讜近曾銜命經歷郵亭見使臣踰違以  
公言上疏事爲允當理叶規程其諸道州府館驛宜  
體所奏施行仍付所司又至隱帝時爲刑部侍郎乾  
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及言風  
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擾旣非責實多是構  
虛窮理本之有傷瀆化源之無益遂使貪吏狡吏蓄

私憾以讐人讒夫佞夫扇狂言而害物請明行條制  
庶絕罔誣其受納欲訟直須顯有披論具陳名姓卽  
據理詳按無縱舞文其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竝望  
止絕不得施行俾存欽卹之風不失含弘之體從之  
時史弘肇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羅織成風歸  
讜嫉之故有是奏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兵部尙書言管諸道州府貢  
物據元勅諸道州府合輸土貢每年冬至後到京歲  
前點簡候正伏於殿廷樂懸南排列如不依期限到  
京者本州錄事叅軍殿罰勾押官典各料斷當司每



年坐勅文告報催促去年冬諸州府輸貢物違勅限者丹絳登曹等四州直至今年正月一日後方送貢物其本官與合行殿責欲移本州勘責從之  
竇儼爲中書舍人顯德四年上疏云伏以歷代至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叙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群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

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效學攻百端靡不明至故小臣不揆愚鄙欲有陳導於禮樂刑政之內勸農經武之中相今所宜各具疏列其一曰夫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崇與天地同其節與陰陽順其道協於分藝行於國家本之以忠孝文之以倫義君臣父子夫婦之制冠婚喪祭射御之容朝聘享宴之宜軍旅田獵之事各有宜稱不相侵越所以講信修睦所以洗心防患上得之尊下得之安定親疎而別同異明是非而彰貴賤



執之則致福繆之則招悔憲物成教崇政明本末有不繇於禮者也自五帝之後三王以來有益有損或因或革咸有章憲書於冊書浩浩千編不可遽悉越在唐室典章頗盛程軌量昭采物酌中古訓垂法百代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次其沿變志其稽式則有通典在錄一朝之事包五禮之儀義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要在此三者聖教經制國之大綱也爰自梁朝之後仍世多故典臺之官皆差使於公務禮直之吏悉昧昏於檢按至今每有戎祀之事朝會之期多於市廛草議定注前後矛盾卒多糝稗臣

竊以保殘守缺因狹就寡乃暗主之事非明君所爲豈可以光陛下超世之宏圖爲大朝千載之盛美也所宜闡崇令猷以立國典綴叙舊書以爲邦紀義在精審理資端要可以範圍五帝措則萬古彰陛下之聖明禮不虛道者也伏請依唐會要所設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爲悉令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于內名之曰大周禮俾禮院掌之太嘗博士如得其人宜久其職年深則兼官在任勿使旁轉如是則助風教以彌隆昇典制於將替隱覈前軌聲施無窮者也其二曰夫樂者以德



爲本以聲傳御中出所以導志外揚所以審政有天  
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  
五地數六六五相合故十一月至生黃鍾黃鍾者同  
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元宮之諧於仲呂母子也傳  
於林鍾夫婦也迴於大簇父子也聚於南宮子婦也  
兩陽必爭二陰必乖故抗衡者多異前五相追而後  
五相隨蓋絃是也一章之中凡有七閏亥未巳丑酉  
午寅者七閏之正也日有盈縮之度月有遲速之期  
故或進於前或退於後陰陽之理也六鍾六閏十二  
節凡二十有四位聲氣之大率也平分爲七直而略

其餘則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  
謂之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  
謂之商此四者靡靡成章峻而清厲鄭衛之音也與  
夫雅曆生律以律命呂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  
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  
生成範宜之德紀協長大之筭則精麗異矣在乎審  
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塗而同歸也三正  
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黃鍾爲宮大簇爲  
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  
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



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  
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鳥啄主乎宮辰  
馬陰虛耗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兵封天高鳥翼主  
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伐  
輓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  
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  
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  
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  
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之門故昭之  
以音合之以筭音以定王筭以來象觸於耳而激於

心然後可言其樂也其音五其聲十二其調六十雅  
部之樂也其音四其聲八其調二十有四胡部之樂  
也隋唐已來樂兼夷夏天寶之世雅部大備寶應之  
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庭舊事失次泊黃巢盪覆京兆  
鐘磬皆毀龍紀返正之歲有司別創樂懸乘風雖存  
旋宮何在音範寢失至今闕然豈可以一時偶失之  
事爲百代無窮之制何以訓正四方綏和百神軌物  
垂則示人之極也昔唐虞歷載頌聲方作文武相繼  
樂教大同陛下布昭聖武彰信天下宗社靈祇聿監  
明德所宜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原始以要終體本以



正未使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摠次編錄凡二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箏二十絃之離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箏六漏之箏七漏之箏八漏之箏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記對而合之顛從聲等雖異必通編於歷代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如是則可以移風俗和上下和順之象著則嘉盛之德備則六變至幽深九奏達高明知樂之爲大者也其三曰夫政者正也以正率

下下思盡誠則上無闕政人能持政非政持人若失人而務政則雖勤而何益故人道敏政政在擇人擇人之先自相而始登庸廊廟則有經啓措置之權入侍帷幄則有將迎承弼之任機事攸綜號令攸發平章於百揆維制於四方不可不重也唐末政出中冓輕於爰立才處輔相之任便兼公揆之官卿大夫奔競公行禮讓道息未得之日則以致身富貴爲馳騫旣得之後則以與國休戚爲憂虞乃三緘於統要之司獨善於兼濟之職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於身之謀甚利於國之效如何



方今宰臣實罄忠力燹和元化則歲以之豐稔攸叙  
彝倫則時以之雍靖上無闕政下無異議固能明舉  
賢才羅濟經略也伏請今宰臣於南宮三品之中兩  
省給舍已上有能經營國家寧衛社稷者具名以舉  
若陛下素諳才業上符定制則輔相公揆之授誠亦  
得宜陛下嚮不知名或官品未稱則令以本官權知  
政事若尚書承郎權知政事則兼散騎嘗侍之官陛  
下歲年之間察其爲作如能興利除害獻可替否進  
賢才退不肖則遷其官加其秩官高者則受平章事  
未高者但循資而轉且令權知如其非才卽便守本

官罷知政事讓其舉主令廷謝知過亦繇子玉敗軍  
令尹當責之義也書曰試可乃已又曰歷試諸艱今  
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大半可令量才授任臨事制  
宜出則以公務效試入則以舊位登叙任事者有賞  
不任事者當黜黜陟旣明天下自正此則爲政之道  
畢矣其四曰刑者五行之鞭策五性之權衡下民之  
隄防有國之紀律自古五刑之設期於無刑仲尼曰  
民有輕辜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  
以輔其化如有死罪期使之生則其善也刑肅俗弊  
禮謂疵國勝殘去殺傳稱善人昔漢文斷獄四百殆



致刑措唐朝貞觀之世歲決死罪二人今陛下恤刑慎獄義權情恕非不至也而天下冒禁麗法者甚衆殊死大辟者頗多蓋繇未塞其原而理其著者也省刑之要厥有二端一者謹吏二者息盜謹吏在乎責長息盜在乎類取吳姬辟笑孫武加戮於隊長此責長之明效也襄民不道班伯得賊於酋豪此息盜之良術也夫一縣之政摠於令長令長正下吏自肅一州之權統於牧守牧守繆僚屬必濫濫之與肅上使然也近代下民之訟多訟令佐敢訴牧守十中或一訟令佐者皆得理察訟牧守者十無一問縱或詰之

而歸罪陪隸者衆矣斧鉞不用刀鋸日弊古人耻之典刑不阿貴賤貴猶當罰賤者自成如是則官逮畏法刑損其半矣而又除其寇盜使無逸越除盜之術大槩有三一者使賤人徒侶自相糾告糾告不虛則以所告賊產之半賞其告者或一人能告十賊亦以十賊半產與之親屬之間比許容隱在於用權救弊亦可暫更今後有骨肉爲非許令首告然所被告者不可令至極刑傷宗族之情失風教之義只令通指同行徒侶則除惡甚多骨肉所首之人特與疎放如是則同惡自相疑阻爭先於陳告骨肉欲保其親競



來於原首此息盜之上策也二者如鄭州新鄭一縣  
團結鄉社之人名為義營分立將佐一戶為賊則累  
其一村一戶被劫則罪其一將大舉鼓聲之所壯丁  
雲集賊徒至多不過一二十數義營所聚動及百人  
賊人奔逃無有免者見今鄭州封內唯新鄭獨免絃  
數頃歲尉氏強民潛往密縣行劫迴入新鄭疆界殺  
獲苦無漏遺豈止口部之中不留凶慝兼令涉境之  
寇難出網羅此息盜之中策也三者有賊之後村人  
報鎭鎭將詣村驗蹤團保限外不能獲賊罪罰鎭戍  
此息盜之下策也如是則姦盜漸息刑又損其半矣

何慮漢文之年貞觀之世不在於今時矣其五日農  
者至正之道自然之資為邦大本當今急務欲國家  
之康濟在府庫之充盈欲府庫之充盈在田疇之修  
闢人力可以課致地利可以計生若地利有遺人力  
不勸欲邦寧本固化治時雍不可得也今宰牧怠職  
百姓怠業曠土不墾履畝是憂但隨宜以耕耘惟天  
時而是賴苟有水旱其將柰何危殆之機在乎返掌  
晉朝開運之歲卽其驗歟夫欲富國強兵愛民利物  
興事任力崇德尊道敷至化恢長御革頽風洽豐澤  
無不繇家給人足而馴致其道也家給人足始於務



農務農之原實有三術一曰廣田二曰已債三曰節費廣田則所獲豐羨已債則儲積可保節費則歲計有餘今民不廣田良有以也蓋慮無盡地之稼括爲稅簿則并竭所收輸不蒲要誰不懼也晉漢二代累發德音使民多種廣耕只以舊額供賦既種之後旋以見苗計租以至倉箱匱空鄉井愁歎先皇享御之始赦書節文之中亦勸民勤勞不殊前意至今曠隙之地荒萊不闢繇於誠信前失民無固志者也夫爲政之先莫若著信商君移木豈禮也哉蓋使人信之則無不治也陛下宜散下明詔使民廣田但輸舊租

永不簡案上言宗廟以表至誠令州郡懸法之所刻石示民民必信之而田廣矣田廣則多獲多獲則民足王者藏於天下實一國之富完此廣田之上策也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魯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若步以大畝之田輸其中畝之稅或額不敷舊則虛加蒲之逮於次年而田自多矣此廣田之中策也前所言已債節費利莫大焉今編戶之疇以債成俗賦稅之外罄不償債收獲纔畢率無困倉官有科折之弊私有酺醢之緡倍稱速息半價速賣則利貸一斗而償四



斗矣欲民不困豈可得哉此外鄉閭之中嘗有酒食之耗詣僧佞佛相扇成風且瑞雪甘雨和氣所致非爲一鄉一里委曲而降小民無知競作齋賽一歲之內數數有之是則債利之劫民也將倍於公賦齋賽之蠹民也又等於王租欲民之饒終不可致莫若已債節費歸利於民起於來年不得通債今歲見償之者但令以本債償之留其利餘爲民不債之備則民食資半矣夫陽秋之候豺獮尙祭民祭里社自古而然宜於二社之辰得以祭餘共相飲食其餘祈禱散賽之事嚴禁罷之則民食又資其半矣民食旣足則

民力普存民力普存則穡事敦業穡事敦業財用益豐因其利而利之則國富刑清天下知禮節矣其六曰兵者所以成武功遏亂略行天討順人心混一區宇昭宣文德三五之伐不能去兵故軒戰阪泉堯征丹浦西伯戡黎之誥成王踐奄之誓卽其前躅也陛下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五德所正泄萬方之率從未占而孚契人心不戒而謀同時利唯淮南李景負固不賓陛下神略內融大權潛運整軍經武倏往忽來戎輅一巡則八州降附靈旗再指則四塞盪平歸命者一一皆存來戰者萬萬無免偏師獻捷迨有百數



仁贍交臂以請命壽春全城而北遷淮上嚙喉古來  
未有命以衆擊寡以尊伐卑以正破僞以強凌弱鮮  
不克矣然兵道貴速速則惠民在敵境者免驅掠俘  
馘之無期處內地者免資糧供億之爲役荆湖兩浙  
並有舟師聞其水戰之利勝於淮寇皆未肯叶心齊  
力犄角成功者蓋慮吞韓併衛滅虞兼虢唇亡齒寒  
勢之懼也陛下宜分命使臣諭其成策錫之以丹書  
鐵契質之以左宗右社其三方協同大舉如株陵淪  
陷南服懷柔則元功盛勳當崇賞厚報俾百世傳襲  
保其江山旌旗服章僚屬官秩咸用舊制朝廷弗詢

彼旣得信誓之文又蒙寬大之詔必能稟大君之  
筭籍清廟之靈祥親督蒙衝橫江長驚李景必分兵  
禦拒首尾支離陛下乃躬御六師方執南進駐蹕江  
北圖惟厥成則濠廬等州可不攻而拔矣帝覽而善  
之

臺省部

謀畫

漢室而下借箸引籍出入禁闈者皆天子從官而居  
議臣之任也魏晉而下參掌機要彌縫政典亦乃佐  
佑大化而總裁衆務焉固其濟濟而富賢材藹藹而  
多吉士乃有深達治本詳識國體洞經綸之術練安



仁贍交臂以請命壽春全城而北邊淮上嘖喉古來  
未有命以衆擊寡以尊伐卑以正破偽以強凌弱鮮  
不克矣然兵道貴速速則惠民在敵境者免驅掠俘  
馘之無期處內地者免資糧供億之爲沒荆湖兩浙  
並有舟師聞其水戰之利勝於旌常皆未肯叶心齊  
以倚用成功者蓋慮吞韓併衛滅虞兼號唇亡齒寒  
冰固難融冰固難融孰善世可不文而禁兵也豈而  
樂善哉願之靈輒賸律蒙漸熨玉身靈卒景必食  
齊劉裕詩書文人文業寬大少晴必輸敵大世少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

謀畫

漢室而下借箸引籍出入禁闥者皆天子從官而居  
議臣之任也魏晉而下參掌機要彌縫政典亦乃佐  
佑大化而總裁衆務焉固其濟濟而富賢材藹藹而  
多吉士乃有深達治本詳識國體洞經綸之術練安

册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七十七



危之計策慮胸臆智略輻輳或發於占對而曲暢幾  
微或形於疏議而咸有倫脊談必極於時變誠因彰  
於忠蓋流風嘉論信而有徵斯皆名臣之陳迹立言  
之不朽者已

漢主父偃武帝時爲中大夫偃說帝曰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  
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卽逾節萌起前日龜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被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稍弱矣於是帝從其計因令關馬及弩不得出絕游  
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誑誤其君之罪諸侯王  
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

魏荀彧漢末爲侍中守尚書令建安九年彧說太祖  
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  
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  
河幽并之地所尊者衆前日公破袁尙擒審配海內  
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  
分屬冀州將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



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後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遂降

桓階爲尙書時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群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太祖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陵賊遂退

衛覬爲尙書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



隸較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爲西步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與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繇益重覲

劉曄爲侍中黃初中孫權遣使求降文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屬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



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九分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含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

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平之外後蓋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欲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



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蔣濟文帝時爲尙書車駕征吳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千數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礙船令聚豫作土脈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維揚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

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孫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噐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右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焉

劉放爲中書監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潘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



孫資爲中書令明帝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又烏丸較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洩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北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劉邵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邵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晉安平王孚魏文帝時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軍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



討賊之備

張華爲中書令加散騎嘗侍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鑿疾篤帝遣華詣鑿問以伐吳之策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尅郗鑒明帝時爲尚書令與帝謀滅王敦旣而錢鳳攻逼京都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鑿曰羣逆縱逸其

勢不可當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尅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疆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旣往哉帝從之

孔坦成帝時爲尚書左丞屬蘇峻反坦爲司徒司馬陶回謂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



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邈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

王彪之爲吏部尙書時簡文帝爲撫軍執政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爾若殷浩去職人情驚駭天子獨坐旣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今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或改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

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恩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宋謝靈運文帝時爲侍中陳疾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顛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况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赴綿河千里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



謀畫  
一旦淪亡此國耻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  
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  
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  
咸云西虜捨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  
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任  
河東遂乃遠討天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  
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  
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  
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  
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

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  
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旣見天殃又  
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強平定荆冀乃乘素劉  
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  
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羗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  
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  
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爾來至今十有  
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  
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  
役仰望聖澤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



莫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乘會於我爲易貴在得時噐械旣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嘗議損益久可以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強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游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龜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餘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繇鉅平奉策苟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其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觀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冒蒙恩賜

丹府元龜 臺省部



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嘗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蔡興宗爲吏部尙書時太宗初立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帝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此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噐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爾願陛下勿憂帝從之

後魏張袞爲給事中時道武在代袞嘗參謀慕容寶之來復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之功回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爲宜羸師卷甲以俟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後遷黃門侍郎道武南伐師次中山袞言於道武曰慕容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飛連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帝從之袞遣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尅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滑侯



崔浩爲左光祿大夫南藩諸將表宋文帝戒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嘗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上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病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尅

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旣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臣也太武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



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

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餓斗牛憂在死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惑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



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太武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瑯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太武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皆曰宋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宋乘虛則失東州矣太武疑焉問計於浩浩曰宋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宋望定進定待宋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

臣始謂宋軍來當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能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見正塋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勿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萬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囚說南



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在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太武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嘗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

張白澤爲給事中時蠕蠕犯塞獻文引見羣臣議之尙書僕射元自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鑿輿

親動賊必塗靡奔散寧容抑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帝從之遂大破虜衆

程駿爲秘書令文明太后臨朝駿上表曰春秋有云見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弑君宣尼請討雖欲宴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迴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陣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



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廻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六人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慮捨寅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濟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繼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吳寇異圖則禍釁於漠後觀釁而動則不免矣諸停諸州之

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謨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後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崔衡孝文時爲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邊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郭祚宣武時爲尙書左僕射先是梁帝嘗遣將康絢邊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勺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



統軍三千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  
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揣持擒斬之勲一如嘗制賊  
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  
如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  
昔帝顧跋扈殷后起昆吳之師儼狃孔熾周王興六  
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  
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  
夾攻朝義從之

李苗爲員外散騎嘗侍孝明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  
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衆  
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  
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  
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  
潰夫颺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  
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  
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僑將御情卒不思長  
久之計務奇正之道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  
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泝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  
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宜勅大將深溝高壘  
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



則沂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

高恭之字道穆爲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城或勸莊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繇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誅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爾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爾朱榮軍

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月之間何往不尅也臣竊謂萬全俄除給事黃門侍郎於是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掩據京雒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揚黃門俛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爾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



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  
決實可任用遷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及爾朱世隆  
等率其部顛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  
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  
北齊孫搦高祖時爲散騎嘗侍奏請大括燕嘗雲朔  
顯蔚二夏州高平涼之民以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  
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搦  
之計也

顏之推爲黃門侍郎武成清河末周兵陷晉陽帝輕  
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  
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青徐路  
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  
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  
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雖  
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源文宗後主時爲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  
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  
壽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旣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  
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  
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繇報效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



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提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瑱不止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矣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制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之曰第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足終

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相顧流涕

隋趙賢通仕周爲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雒欲收齊河南之地賢通諫曰河南雒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江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

宇文弼仕周爲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戊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



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

唐高適爲左拾遺天寶末天下兵起潼關失守適上策曰竭庫藏召募以禦賊猶未失計事雖不行聞者壯之

李絳爲左僕射寶曆元年澤潞節度使劉悟死子從諫求爲留後絳上疏曰臣伏以兵機尙速久卽計生威斷貴定疑卽變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旣知又數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其惜事機令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諫之亂

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十人直使一半叶同尙有一半守順况從諫不會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落也新使旣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若欲多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較等旣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爲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



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并具狀聞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卽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却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爲畫彼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覬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便節級賞設續除劉從諫一軍辟刺史從諫旣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爲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

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卽須厚賂交通若擬日保封疆卽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間定見覆敗况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畜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人散投魏鎮必亦虜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讐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留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二千旣是從逆得散却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爲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僣俛受制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



明勅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事或後時卽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激切之至帝鮮多絳之忠誠其時李逢吉王守澄中外議已定朝臣徒瀝丹懇竟不勝苟且之謀

王起穆宗時爲禮部侍郎長慶初大梁師李叅叛與兄播密上疏請以徐州王智興討之遣自贖其過帝納之果復汴州深謂其有將略焉

僕龍敏初仕後唐爲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人計清泰末從末帝在懷州時趙德濟父子有異圖晉安岩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兵援送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虜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行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濟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爲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篤勵健兒爾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推堅陷陣必不能矣况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匹請於其間選



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人繇介休路  
出山夜昂虜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  
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  
大軍在圍柏谷中有鐵障亦可為陷况虜騎乎末帝  
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  
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二十二

簡傲 廢職 交惡 漏泄

簡傲

直而不倨蓋存乎格言傲不可長亦載諸往誠矧夫  
居臺閣之任忘謙虛之美安肆自處鄙悖成風失庸  
行之規虧好讓之道雖曰君子其猶病諸况在中人

册府元龜 臺省部

卷之四百七十一



胡足多者斯亦不仁者足以取禍深識者可以自戒矣

晉衛瓘爲尙書令以法御下視尙書若參佐尙書郎若椽屬和嶠爲中書令舊制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何綏字伯蔚曾之孫劭之子也官至侍中尙書自以繼世名貴性旣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後爲東海王越所誅

宋何承天爲尙書左丞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

劉湛爲給事中與殷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爾

張敷爲秘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接要聞其好學遇候之敷卧不卽起亮惟而去後敷爲正員外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嘗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詰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耶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旣而呼左右移



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王僧達孝武時爲中書令黃門侍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竝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獄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凌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後竟坐死

梁張稷初出吳興郡以僕射徵還道繇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也

謝幾卿爲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任孝恭爲中書通事舍人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蕭子顯爲吏部尚書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搨而已衣冠竊恨之陳蔡凝爲吏部侍郎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嘗



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議焉  
後魏穆紹莊帝時爲侍中時河南尹李獎往詣紹獎  
以紹郡民謂必加敬紹又恃封邑是獎國主待之不  
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議焉

北齊封孝琰爲尚書左丞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任  
遇漸高漸自矜翹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  
崔陵爲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陵預義旗頗自矜縱  
崔瞻爲銀青光祿大夫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  
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嘗爲宅中送食備盡珍羞  
別室獨食處之自若

後周王悅文帝初爲散騎常侍遠授大行臺尚書悅  
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又居顯職及此懷快猶陵駕  
鄉里失於宗黨之情

隋柳述高祖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脩理  
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  
所降屈楊素時方貴倖朝臣莫不讐憚述每凌侮之  
數於席前而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  
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

王胄爲散騎嘗侍性疎率不倫恃才自伐鬱鬱於薄  
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



煬帝

崔儵爲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

唐顏師古爲中書侍郎性簡峭罕所推接視同儕蔑如也人亦以是少之

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玄宗天寶初爲吏部侍郎自陟門地才業坐取三公嘗以簡貴自處當時朝貴視之蔑如也

崔元翰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性剛偏簡傲不能取容於時嘗頗忤執政故掌制誥二年而官不遷罷職王仲舒爲中書舍人初仲舒與楊憑穆質許孟容李鄴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賢而入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鄭仁表文宗朝宰相肅孫也爲起居郎文筆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

後唐陳乂爲中書舍人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及居西掖而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廢職

詩有素殮之刺書垂沉湎之戒斯皆棄命廢職之謂也乃有居紳紱之列踐臺省之任或性識庸昧或材用迂闊或雅有嗜好或素多疾疹繇是忘在公之節忽盡瘁之義宴安自得弛慢無媿遂使曹事曠闕官方沸騰冒有司之抨彈罹邦家之典憲則知龜土之毀咎將誰執當塗而下咸用論次者焉

魏李豐爲侍中僕射在臺閣多託疾制滿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日暨起已而復臥如是數歲

山弼爲尚書郎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

意焉

晉牽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虔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勲及在嘗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彌違之奇也

宋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按初不省讀嘗豫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帝甚不悅

王球爲尚書僕射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



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猶坐白衣領職何承天爲御史中丞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文帝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帝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

殷嘗爲度支尚書坐屬父道矜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適矜生更有病更無橫病嘗因愚習隋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嘗侍

何尚之爲尚書令時徐湛之轉尚書僕射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詎一不科者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僕射任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輕將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

尚齊王綸之爲侍中世祖幸瑯琊城綸之與光祿大夫王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叅承爲有司所奏詔綸之親爲陪侍之職而同外惰慢免官景文等贖論



張緒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

梁謝幾卿爲尚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

陳到仲舉爲左僕射參掌選事仲舉旣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市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

後魏陸昶爲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張普惠爲諫議大夫初任城王澄嘉賞普惠臨死啓

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復上省紛紜多日乃息

北齊崔瞻爲給事黃門侍郎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

杜臺卿爲中書黃門侍郎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勤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謝對任任乖越聽者以爲嗤笑

王普明爲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曰



廢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乎

隋柳機高祖開皇初自華州刺史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柳詵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

唐韋巨源則天時歷文昌左右丞遷納言為政委碎不達大體

王昶代宗時為刑部尚書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昶徇私宴連日不視曹事

李藩憲宗元和初為吏部郎中掌曹事為吏所蔽濫用官黜黜為著作郎

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居位一無修舉大失人情

周楊昭儉太祖廣順初為中書舍人多在假告少親職司勅令解官俾遂私便

蕭愿為兵部郎中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既掌告身即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

交惡

臺省之職古今所重莫不妙選英俊以居其任若乃官聯相接出處攸同至有怙寵恃權專斷任氣迤相



裁抑互構短長繇是至於誼譁盈於糾奏或遞免以避禍或誅殺以逞憾斯乃軒冕之醜行簡冊之所譏至有比周之徒引繩連根懷背公死黨之信造聞上附下之僣是故竝牒比名連曹分置者得不接其邪僞指其僣罪雖謂之交惡誠可懲也史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良有以焉

漢袁盎爲中大夫素不好御史大夫龔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孝景卽位錯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晉任愷爲侍中時賈充爲尚書令愷惡充之爲人也

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武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傳玄爲侍中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謝石爲散騎嘗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



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武帝詔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

宋何承天文帝時爲御史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糺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戚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嘗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遂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顛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

天所糾帝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菱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預職

蕭惠開孝武初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權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炤臣愚故引參廷侍臣以執事非長故委何偃凡諸當否不敢參議竊見積弊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誣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呵脅王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炤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



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願侍中  
臣有其咎當而無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  
科省心予揆天知在宥臣不能謝誓右職改意重臣  
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優寵方  
隆繇此忤旨別勅免惠開官

南齊張岱字景山宋末爲吏部時王儉爲吏部侍郎  
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  
虞玩之爲黃門郎以年老致政玩之於人物好臧否  
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邁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過  
儉並恨之及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其

後員外郎孔誼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莖於  
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梁張纘武帝時爲尚書僕射初與叅掌何敬容意趣  
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輒拒不前  
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守股  
肱人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  
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  
酷非所聞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

後魏李順爲中書侍郎太武始光初順從征蠕蠕以  
籌略之功爲後軍將軍太武將討赫連昌謂侍中崔



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姻婚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太武乃止初浩弟取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繇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順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遷順爲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時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太武欲簡行人崔浩先與順有隙浩曰蒙遜稱藩歛著河石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懷慰尚書順卽其人也太武曰順納言大臣不立

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太武從之以順爲太常兼拜蒙遜爲太傅涼王後順使於涼州而沮渠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洩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不聞崔浩知之密言於太武太武畜怒後以事殺之及浩之誅太武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繇浩譖毀朕忿遂殺卿從兄者浩也

李坤孝文時爲尚書僕射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



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帝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帝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唯公坐歛袂而已無復敬宗之意也冲頗銜之後帝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帝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旣而曰道固可謂溢也李彪字道固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溫性柔而一旦暴患遂發病忿悖言語亂錯猶

扼腕叫罵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宋弁爲黃門侍郎始孝文北都之選也尚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弁弁有恨於冲而與僕射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爾爲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者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韋伯昕爲員外散騎嘗侍自以才智優於尚書裴植嘗輕之植疾之如讐

山偉爲中書令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左光祿大夫綦雋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



北齊孫騰爲侍中時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居騰尚之公主不許侍中封隆之無婦公主欲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高祖啓免騰官請除外任

後周楊寬爲御正中大夫性通敏有器識然與司會中大夫柳慶不協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

隋柳述高祖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雖職務脩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僕射楊素時稱貴侔朝臣莫不讐僣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而折素知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

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繇是銜之

唐劉文靜太宗貞觀中爲戶部尚書自以才能幹用左僕射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寂之下嘗怏怏身多在外老母在京無屋居益以不平又素輕寂爲人數相侵侮每庭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二人繇是有隙文靜性嗜酒與其弟文起酣飲出惡言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頭爾

李麟爲兵部侍郎時楊國忠亦爲兵部侍郎欲專權不悅麟同列宰相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



國忠爲御史麟復兵部

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時常堅得罪慎矜及侍御史王  
鏊按其事鏊訶堅慎矜引身中立鏊恨之初慎矜  
嘗與鏊爭職田背詈鏊詆其母氏鏊不堪其辱

班宏爲戶部尚書副竇叅初爲大理司直時宏已爲  
刑部侍郎及叅爲相領度支使帝以宏久司國計因  
令爲副且謂班宏曰朕以竇叅爲使藉其宰相以臨  
遠方衆務悉委卿勿爲辭也叅以宏先貴嘗解悅之  
私謂宏曰叅後來一朝居尚書右甚不自安一年之  
後當歸使於公宏心喜歲餘叅不復言宏性剛愎爲

人間之且怒叅食言於公事多與叅異揚子院鹽鐵  
轉運之委輸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王之願不理又  
以贖聞叅欲代之宏執不可叅又選諸知院者未嘗  
與宏議宏知之密疏叅所用者過惡而奏事輒留中  
繇是與叅有隙無何叅以使勞加吏部尚書宏進封  
蕭國公怒叅愈甚每奉詔有所營建宏必極壯麗親  
程課役又厚結權幸以傾叅又張滂先善於宏宏薦  
爲司農少卿及叅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問於宏宏  
以滂疾惡慮以法繩除粲因毀滂曰滂強戾難制不  
可用滂知爲宏毀深銜之叅知爲帝所疎懼問罪乃



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度支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  
 問於京兆尹薛珽珽曰張滂與宏交惡滂剛決若分  
 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薦滂為戶部侍郎鹽  
 鐵使判轉運宏以權有所分又惡滂同事聞命氣沮  
 久之滂至揚州乃窮徐粲逮僕妾子姓得贓巨萬粲  
 徒嶺表故參得罪宏頗有力焉

漏洩

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所以孔光溫  
 樹之不言羊祜奏藁之斯毀蓋慎密之至也其有位  
 居臺閣職備論思忘率履於恪恭輕訓戒於兢畏預

參機事既不慎於三緘漏洩王言徒有違於千里禍  
 不旋踵何可勝言

漢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

語人見天子而以其  
言為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勝

讓責也

勝曰陛下所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傳故傳爾

陳咸元帝時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弘恭死石  
 顯代為中書令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

天子未下  
其章也



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雲從咸刺探何候事之輕重咸

因交令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洩省中語下

獄掠治

掠咎擊也減死髡為城旦因廢

京房元帝時為郎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時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所與天子言皆其說之也以上意

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眾所排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中書令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

治歸惡天子誤誑諸侯王竟徵下獄房博皆棄市

晉郗弘為尚書左丞坐洩事免

宋何承天為御史中丞遷廷尉未拜文帝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

羊希為尚書左丞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訊被免之繇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來希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洩免官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參掌大選多漏禁中語因此嘲  
謂日至

陳陸琛後主時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  
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

東魏常鴻爲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洩漏賜死於家  
畢義亮性豪疎爲中書舍人天平中與舍人常鴻坐  
洩密賜盡於宅

隋盧思道初仕北齊爲散騎嘗侍直中書省以漏洩  
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

元敏煬帝大業末爲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洩省

中語

唐王珪太宗貞觀中爲侍中坐漏洩禁中語左遷爲

同州刺史

杜正隆貞觀中爲中書侍郎皇太子承乾先有足疾  
魏王泰有文才共獲當時之譽其後太宗頗知承乾  
奢縱嘗與正倫言承乾不可承宗廟之意兼又稱魏  
王泰之美正倫嘗爲左庶子後雖徙職而承乾嘗遣  
給事使於正倫覘候帝言正倫遂以太宗言告承乾  
勸其遷善以自固承乾旣聞太宗詔欲廢之乃佯不  
信正倫遂奏其言實欲令太宗有所慙也太宗大怒



正倫坐漏洩禁中書除名徙邊

李乾祐爲司刑太嘗伯嘗舉雍州司功崔擢爲尚書  
郎事旣不果私以告擢其後擢有犯遂告乾祐洩禁  
中語以贖罪乾祐坐免立於九成朝堂之間凍中洩  
卒

杜景佺則天時爲秋官尚書坐漏洩禁語左授司刑  
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

張宿憲宗元和中居諫列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  
不密貶郴州郴縣丞

册府元龜



